

## 增城田野考察所感

傅冠璋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人類學一向都給予人一種“務實”的感覺，人類學的研究跟一般學科不同，並非單以翻閱圖書館資料作為研究的主幹，而是實際上走到他們所研究的鄉村、部落、社群處作實地的資料搜集、訪問等等，可說是一門較為生動的研究工作。作為一名門外漢，我一直都希望找到機會對人類學作進一步的了解。「十九世紀的嶺南」研討會暨增城縣鄉村考察活動，對我來說是一個讓我了解人類學研究的機會。

整個活動可以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是「十九世紀的嶺南」，該研討會是由廣東省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香港華南研究會以及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合辦的。會議是在整次活動的第一天舉行的，另外的一天半是到增城縣的鄉村作田野考察。

其實在整個活動舉行之前，我一直都希望可以在會議中學到一點較深入的人類學研究，但是結果剛好相反，由於會議是密集式的舉行，從早上九時到晚上六時，中午只有少於一小時的午飯時間，實在令人透不過氣來；而且與會者的論文都屬於較為專門的研究，一般對人類學研究認識不深的人是不易了解的。

活動的第二部份是到增城縣鄉村作田野考察，整個考察的實際行程都是由廣州市文化局安排的。我們到過的地方有雙桂堂、證果寺、報德祠、賴處士墓、盤龍古藤、何仙姑家

廟、同文義學、湛懷德祠等等。經過了一天的參觀，真的可謂大開眼界，最主要是欣賞到中國傳統建築之美學，它們由整座建築的架構，一柱一樑的擺放位置，到一些供裝飾的浮雕，都顯現了設計者的心思與建築者的技術，而且不同地方亦有不同的建築特色，反映出當地人的財富、地位、文化等等。我所觀察到的東西都是以前甚少留意的。比如說，從一些祠堂、房舍頂部的形狀，便反映出當時村內土族的身份、地位。另外，從觀察當中，我亦開始了解華南農村的一些社會結構、民間風俗、民間宗教、鄉村間各方面的差異等等。另外，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亦隨處可見，例如一些文革口號等等。但是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看到證果寺內的一些木刻浮雕，這些木刻浮雕在文革的時期被刻意砍壞，實在令人感到惋惜。

這次田野考察活動都是由廣州市文化局安排的，其中有一些地點，例如是湛懷德祠等，都是剛剛清理好才讓我們參觀的，這可能是和他們想將這些地點開發為新的文物點有關，但是雖然這次活動在參觀地點的選擇上受到這一方面的限制，但是這次田野考察亦可以讓參與者對傳統農村社會、文化等有親身的體會，不會流於一些遊覽式的參觀，而對我自己來說，這次考察亦令我對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有進一步的認識。

## 增城縣考察後記 - 小樓鎮道教信仰文化一瞥

湛蔚晞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是屆「嶺南研討會」的會後田野考察以廣州增城市（前增城縣）為選點，主題訂定為「增城傳統鄉村社會歷史文化田野考察」。考察點包括：正果鎮鴉崗村雙桂堂和證果寺，小樓鎮盤龍古藤、何仙姑家廟、賴氏古墓葬群和報德祠，中新鎮坑背村民居，荔城鎮同文義

學，與及新塘鎮湛懷德祠、天下士祠和湛氏祖屋等。

是次增城田野考察點的擷取範圍廣涉鄉村書院、佛寺、祠堂、神仙家廟、墓葬群、民居祖屋、甚至稀有植物。在這些範疇迥異的考察點及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不難察覺

中國土產信仰 – 道教在當地民眾生活中所特有的滲透性與影響力。此中原因可能由於增城位處博羅毗鄰，而道教勝境第七洞天的羅浮山<sup>1</sup>剛好「近在眼前」；加上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亦被鑿鑿言傳祖籍增城，居民以仙人鄉里為榮亦令當地宗教氛圍和「仙氣」較盛變得理所當然及可被「理解」。本文現以小樓鎮中數個考察點為例，嘗試管窺當地民眾生活中的道教信仰文化之表現。

小樓鎮中「仙氣」特盛，蓋因傳聞此鎮為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之仙鄉。何仙姑原名何秀姑（一說為何素女，又名何二娘），唐代景龍年間小樓鎮仙桂村人<sup>2</sup>（另說仙姑生於春岡村雲母溪），為廣州增城人何泰之女。何仙姑是道教八仙中唯一的女仙，傳說「仙姑生時，生紫雲繞室，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石。嘗夢異人授服餌法。久之，覺身輕往來如飛，遂辟谷。」<sup>3</sup>又云「[仙姑]所居與羅浮山相望。嘗告其母曰，將游羅浮。父母怪之，私為擇配。結縈之夕，忽不知所在，明且惟余井側雙履而已。頃之，有道士從羅浮來，自言見仙姑踞麻姑石上。謂曰，而之增城屬吾親收拾井上履。由此鄉人稱為仙云。」<sup>4</sup>由於小樓鎮為何仙姑故里，因而此處與仙姑相關的仙跡亦特多，計有盤龍古藤、何仙姑家廟、廟中的天華井<sup>5</sup>（又名仙姑井），甚至是廟中的瓦上仙桃。

盤龍古藤位於小樓鎮北梓里村龍眼基，經鑒定為蝶花科白花魚藤。<sup>6</sup>從現場觀察，此藤最少跨攀五至六棵參天大樹之上，藤與樹糾生一起，藤根最粗處超過一人合抱粗幼，人可

穩然坐臥其上。此藤形態仿如其名，恰似巨龍作勢盤桓騰飛，蜿蜒自下悠然向上。雖則此藤形名相匹，但人們還是喜歡將此自然景觀配以小樓鎮的仙鄉特色予以道教神話化，將此盤龍古藤浪漫地理解為何仙姑在羅浮山得道羽化昇仙時所飄遺下的綠色腰帶。<sup>7</sup>

何仙姑家廟是小樓鎮道教信仰文化最明顯的呈現場所，此廟的一磚一瓦本就是建基於人們對何仙姑個人及其事跡的懷念、崇敬與虔拜而修築起來的。家廟二進左側有一口仙姑井，井欄以麻石鑿成，呈工整八角形，上刻紅色隸書體「仙源涓涓飲者萬年」字樣。傳說此井乃仙姑為抗父母婚嫁之命所投之井，井邊以石雕鑿仙姑遺履一只，以示紀念。另聞此井井水曾於1948年間冒煙沸騰，但沸騰的井水只是在井緣翻滾，並不越過井欄外溢，並且散發著一股類近咖啡的香氣。由於此井被視為仙姑井，故其井水沸騰之事亦「順理成章」地道教神話化為一次仙姑顯靈之異象，認為仙姑目的是要將井水變為仙水，以治人間百般病痛。<sup>8</sup>另一方面，此廟雖以「何仙姑家廟」為名，但其中的陳設裝飾卻不單獨是何仙姑一人的，在二進左右照壁上亦刻有色彩絢爛的八仙浮雕，栩栩如生；而家廟正門橫匾以上亦刻有其他道教故事以作裝飾。此外，在家廟左鄰的為三忠廟，除供有三忠像外，亦供有各式道教神仙塑像，如太上老君、黃大仙和八仙等。

至於小樓鎮的報德祠，根據《碑銘》所載，其興建是由於「……族自宋建居以來聲名文物不後於諸右族第祖宗培植甯限於是繼而文章蔚起民物豐盈……實有賴於諸神呵護之力焉」<sup>9</sup>，故「以祀帥公之德、招賢眾士之文昌，合建倉頡聖廟、洪聖寶殿、文昌廟及文筆於一體，以報前人之恩德。」<sup>10</sup>祠內三進正向牆上設有以紅紙黑楷體書寫的「九天開化文昌梓潼帝君」神位，用以供奉道教中主宰功名祿位的文昌帝君<sup>11</sup>。

<sup>1</sup>「羅浮山又名『東樵山』，位於廣東東江的北岸，博羅縣西北。……羅浮山是道教名山，道教稱其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其]道教活動很頻繁，一直被稱為『神仙洞府』和『泉源福地』。」傳說道教重要的煉丹家葛洪曾『在此處著書立說，修道煉丹，行醫採藥』，更在此處修道成仙。— 胡孚琛主編，「羅浮山」條，《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676a。

<sup>2</sup>吳彰勳，〈何仙姑家廟〉，載於《增城風情》（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年份闕如），頁25。

<sup>3</sup>《唐：何仙姑傳》，載於《增城縣志》，轉引自《何仙姑的故事和傳說》（廣州：增城市小樓村重修何仙姑家廟籌備委員會出版，出版年份闕如），頁2。

<sup>4</sup>同上。

<sup>5</sup>「華」通「花」。

<sup>6</sup>參梁為鐵，〈海珠園林學會應邀赴增城鑒定古藤〉，載於《何仙姑的故事和傳說》，頁18-19。

<sup>7</sup>同上，頁19。

<sup>8</sup>參鄭桂芳，〈何仙姑其人、其廟、其井〉，載於《何仙姑的故事和傳說》，頁7-11。

<sup>9</sup>賴效聖、賴廷喻、賴廷瑤、賴三畏全撰，《報德祠碑銘》。

<sup>10</sup>賴鄧家，〈報德祠〉載於《增城風情》，頁47。

<sup>11</sup>文昌帝君又名文昌星君、梓潼帝君，是「中國古代學問、文章、科舉士子的守護神，在道教神仙系統中地位較

以上為增城市小樓鎮中三個異質考察點(盤龍古藤、何仙姑家廟,及報德祠)各自與道教神仙信仰的關係及當中的宗教文化表現之一瞥。綜觀上述三者,雖然在考察性質上大異其趣,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但不能否認的是,此三個異質考察點的文化表現所揭示的是一種相同的、以道教信仰為基調的思想傾向。

## 增城考察中所見的何仙姑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在這次增城考察中,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八仙之一的何仙姑。《增城縣志》、《嶺南叢述》及《續文獻通考》中均有何仙姑的記載,這些記載在細節上雖略有出入,但故事的骨幹大致相同,都是說何仙姑為增城人,生於唐朝武則天時代,父親名何泰。何仙姑在夢中得仙人指點,說吃雲母粉(註一)便可來去如飛及長生不死。她對父母透露希望到位於增城東北部的羅浮山(應是為了學道,因羅浮山為道教勝地),父母為了阻止她便為她安排婚事。在婚禮的前一晚何仙姑不知所蹤,只在井旁遺下一雙鞋子(記載沒有明言她是否已投井自盡)。其後何仙姑在不同的地方現身,故人們相信她已登仙界。

與這個八仙中唯一的女神仙有關的「遺跡」散佈在增城的不同角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們到小樓鎮(位於縣城以北十三公里)參觀何仙姑的家廟及相傳是由何仙姑的腰帶幻化而成的「盤龍古藤」。何仙姑家廟位於仙桂村的後方,廟前空地不多。此廟為三進式建築物,廟內有仙姑井及仙桃。何仙姑家廟的左邊排列有「三忠廟」(祭祀陸秀夫、張世傑及文天祥)、觀音閣及祭祀黃大仙和太上老君的廟宇,它們互為相通,筆者也說不清楚它們是否屬同一建築物。當日正有一年約五、六十歲的長者(或導遊)在廟中以一極洪亮的聲線為遊

客介紹何仙姑在抗戰時期的靈驗事蹟。他的解說似乎要為早在唐朝得道的神靈塗上一層現代意義。我們在廟中購得的一本名為《何仙姑的故事和傳說》的小書中,看到重修何仙姑家廟的籌款啓事,啓事中指何仙姑因「反抗包辦婚姻而投井升仙,後人便在家鄉建了此廟來紀念她」。而在書中印有的名人題字中,其中一段是說要「學何仙姑勤勞勇敢和反抗封建禮教的無畏精神」。在此想起早上到訪正果鎮的正果寺時,正果寺的一名女負責人說拜神的人會到正果寺,因正果寺的賓公佛較靈驗,但遊覽的人則會到何仙姑廟,因它較得到當局的推廣和宣傳。可惜我們無法印証正果鎮的賓公佛是否真的比小樓鎮的何仙姑靈驗。我們只是感受到寺廟的興替與神靈是男是女,是道是佛已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有沒有人把神靈的故事重新演譯,使其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仍能「合法」地繼續生存。

在二十八日上午我們參觀亭子崗村(位於縣城以南三公里)的「同文義學」時,在依照村民的指示下又「發現」了義學附近的農田中豎立了一座小小的何仙姑廟,可惜廟旁的農家養有惡犬,我們只能在廟中逗留極短時間。雖說是何仙姑廟,但實際上是與「盤王古廟」(村民說是祭祀盤古)並列。據村口一年約三、四十歲的雜貨店女店主說此廟在過往已存在,但毀壞多時,直到去年才重修。她說此村落的村民多姓何,我們看到豎立在廟前的捐款修廟的名單中捐款者也是以何姓的佔了絕大部分。在這裡,何仙姑與抗戰及抗婚都沾不上邊。她的存在在於她姓何,村民也姓何,何仙姑成為凝聚何姓村民的地域性神靈。

何仙姑有趣的地方不單在於她在不同情境下所呈現的不同形象及意義。我們在旅程中就曾討論過小小的增城所祭祀的何仙姑為何能列席於全國性的八仙當中。這個問題牽涉大量的歷史考証,並非此短文可以應付及處理的,希望日後筆者在搜集到有關的資料後能另寫一文作專題討論。

(註一) 雲母是一種礦石的名稱,在《本草經》、《抱朴子》之《仙藥》及《政和證類》之《本草三·雲母》均有有關雲母之記載。

高.....[是]主幸天下文教之神,士人多立祠以祀之。」——胡孚琛主編,「梓潼帝君」條,《中華道教大辭典》,頁1505a。